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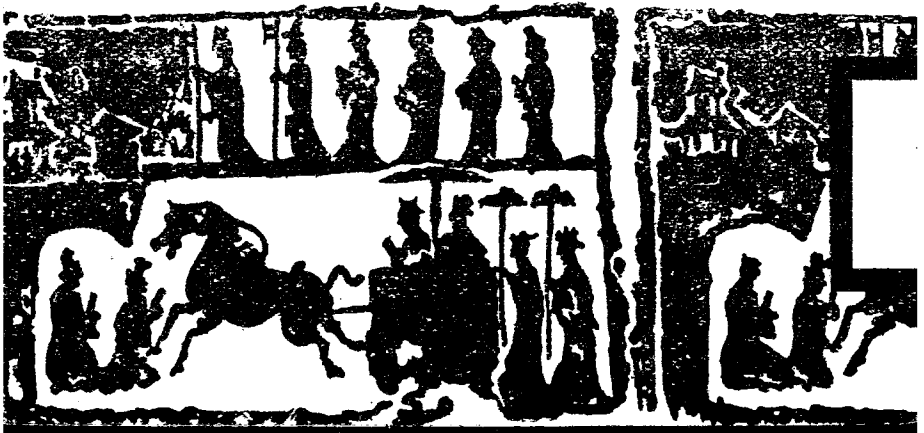
非 常 時 期 民 衆 叢 書

第 一 集 第 二 冊

牛 販 子 却 敵

編 著 者 教 育 部 民 衆 讀 物 編 審 委 員 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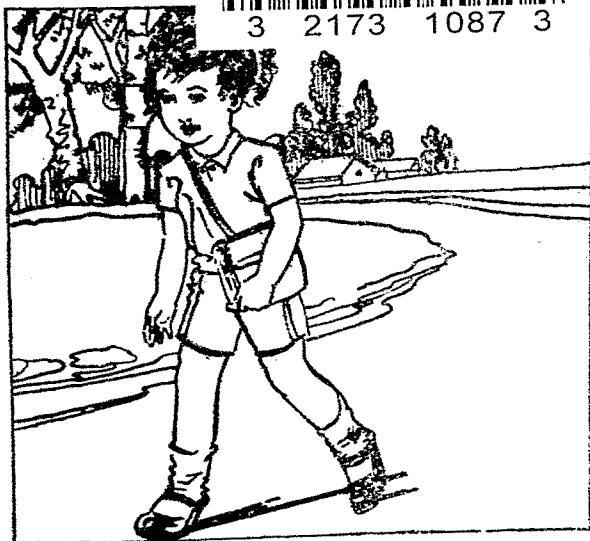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

3 2173 1087 3

牛
販
子
的
湖
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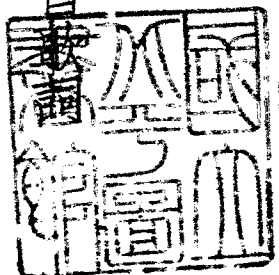
着走邊一兒歌着唱兒冰

冰兒放學回來，連跑
帶跳的，唱着一首新
鮮的歌兒，歌詞是：

世界——

展開了絕大的屠場，
同胞們嚟！

一
一
首
歌
詞



快起來！

抵抗豺狼。

救國的責任，

得人人擔當；

國！如果沒有了啊，

我們向那裏躲藏？

你莫說：

「那是將士的責任，

因為我——手裏沒有刀槍；」

你莫說：

「那是政府的責任；

因為我——早已納稅完糧；」

如果照這樣說法，

我們的國家，

必定很快的滅亡！

因為現在的戰爭，

決不能比作往常，

他們早將便宜的劣貨，

來交換我們的食糧；
同時——將我們家裏的金錢，
大批的裝載出洋；
一轉手的工夫，
他們會將它改變了，
造成無數的炸藥和砲槍！

他們挾着那些東西，
來佔領我們的家鄉；
來燒燬我們的村莊；

來姦淫我們的姊妹；
來殺戮我們的爺娘；

你如果不信啊，

且看一看上海和東北的創傷！

你如果信了啊，

快！決一決自己的主張！

起來吧！

大步兒踏上戰場；

來！撲滅那些豺狼；

打定我們的主意，

不准他再有炸藥和洋槍；

我們要：「有錢的出錢」，

替全國救死扶傷；

我們要：「有力的出力」，

替國家鞏固後方。

那世界——

展開了絕大的屠場；

那屠場啊，

便逼近在我們的身旁；
我們要殺盡我們的敵人，
不帶一些兒徬徨！
如果不是這樣做，
國家滅亡了啊，
我們要沒處躲藏！

二 歌詞的解釋

父親聽了這首歌詞，便喚道：「冰兒！你那裏學來的
這首歌兒？」

冰兒答道：「是先生教給我的！」

父親道：「你能明白這首歌詞的意思嗎？」

冰兒說道：「有些懂得」。

父親道：「那麼我且問你，那屠場兩個字，應當怎樣講呢？」

冰兒道：「屠是屠殺，場是地方，屠場兩個字連用起來，是殺人場的意思。」

父親道：「但是爲什麼救國的責任，得人人擔當呢？」

冰兒答道：「先生說的，什麼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哩，我也不很明白。」

父親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傻孩子，這都是你老師咬文嚼字的緣故，不怪你不能懂哩，原來天下兩字，有兩個說法：第一個說天下，是天的下面，換句話，就是地的上面了，我們住在地的上面，吃着，喝着，活着，死去，都和這地面上脫不了關係，因為這地面上，有我們的父母兄弟，親戚朋友，還有田地房屋，墳墓山邱，因為地面上和我們的關係太密切了，所以這地方的發達或衰敗，是每個人都要負起責任的。」

水兒問道：「第一種說法，我已懂了，第二種說法，是怎樣的呢？」

父親答道：「古時候的人，不知道世界有多少大，以爲自己的國家，是天的下面最大的地方，所以天下二字，是代表自己的國家用的，連起來講，便是說：國家的興盛或者滅亡，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的。」

冰兒笑道：「原來是這麼講的，我也懂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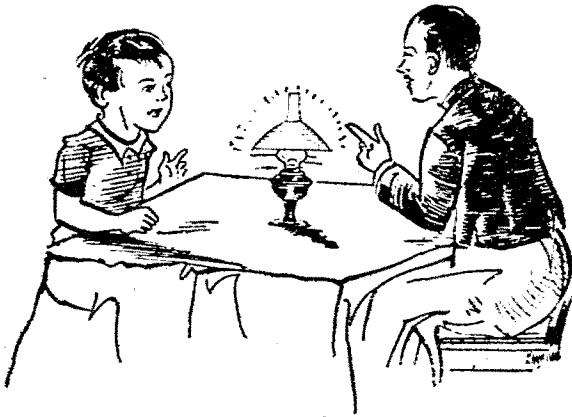
父親笑道：「光是照字面上懂得，是沒有用的，你也知道爲什麼國家的興亡，和每個人都有關係呢？」

冰兒答道：「那是很明白的，國家興盛了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安居樂業，享受種種利益，國家如果滅亡了，我們便要做亡國奴，敵人對待亡國奴，是比牛馬都不如的：

他們要殺就殺，要剮便剮，田地不准我們種了，財產都被他們拿去了，我們不必遠看印度和朝鮮，只要看最近的東北四省和北平天津一帶慘殺活埋的情形，便可知道了。「父子們感歎一番，按下不表。

二 各人的責任

夜已深了，冰兒在燈下讀書，父親走過來，向冰兒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你且休息休息罷。」冰兒聽了，連忙合上書本，笑盈盈的要求着道：「那麼，爸爸來講個故事給我聽聽，好嗎？」父親道：「可以是可以的！不過得讓



燈下冰兒父子談教國

我先問你幾句話，然後再講。」冰
兒道：「爸爸問什麼話呢？」父親
道：「還是你那首歌詞，要你再唱
一遍，給我聽聽！」冰兒道：「不
！我要你先講故事哩！」父親道：
「好兒子，不是我不肯先講，只是
我聽了你那首歌，有點感想，想和
你討論一番，再講故事哩！」冰兒
違拗不得，只得再唱一遍，父親聽
了，很是感動。便發問道：「冰兒

，你也知道我們應該怎樣，才算負責任呢？」冰兒道：「我好好的用功，爸爸好好的講故事。」父親笑道：「又來了，你說好好的用功，固然很對，但這是小孩子對於國家一部分的責任，全國人民，不全是小孩子，各人有各人的責任，你也想知道嗎？」冰兒道：「我想知道。」父親說道：「譬如說吧，一國裏面，有官吏，有士兵，官吏報國，是奉公守法，興利除害；士兵報國，是殺敵守土，至死不退。人民之中，分老幼男女，就老年人說吧，他應該鼓勵青年，替公衆做事，同時要安定後方，並且節省消費；幼年人罷，太小的不必說他，像你這般大的，便應該用功

上進，同時把買糖果的錢，節省下來，捐給公家。男子們各有行業，像那種田的，他就應該想盡方法，增加田裏的出產，維持糧食；做生意的，他就應該提倡國貨，薄利推銷；至於做工的呢，他應當加工製造，供給需要；同時資
本家應該減低成本，捐助金錢。其餘如一般女子們，有的應該節省浪費，把款子獻給國家；有的應該學習救護，到前線看護傷兵；有知識的，應該收養難民的子女，加以教養；沒有讀過書的，應該替人家縫補漿洗，以減少士兵的痛苦。進一步說，年富力強的人，應該踴躍投效，把生命獻給國家；退一步說，年老力衰的人，婦女們或小孩子們

，至少應該不再購買敵人的貨品，免得他得到利益，來打我們。一冰兒道：「照這樣做了，便怎樣了呢？」父親道：「像這樣做了，然後政府領袖，才能從容的應付，作一個長期的抵抗，可以在不久的將來，把敵人全部，殺出國土以外！」冰兒聽了父親的話，心裏很是滿意，便走到父親身邊，和父親說：「爸爸！你說的話，我都明白了，現在請你講個故事，給我聽聽吧！」父親說：「好的，好的。」接着便說出下面一段故事來了。

四 父親說的故事

「話說周朝末年，中國境裏，分裂成許多國家，那些國家，大欺小，強欺弱，和現在國際的局面，實是差不多的。」

那時有一個國家，名叫鄭國，她的土地偏狹，國勢貧弱，又不幸地位處在秦國和晉國的中間，所以常常惹起些麻煩的事體。

有一年，秦晉兩國，連合出兵，一心想滅掉鄭國，分她的土地。

鄭君知道此事，十分着急，幸虧當時鄭國有一位賢人，名叫燭之武的，他年紀雖老，愛國心深，不顧一切的跑

到秦營，會見秦穆公，陳說利害，秦穆公聽他說得利害分明，心悅誠服，便下令撤兵，晉國看見秦國如此，也只得撤兵而去。

當時秦國便留下三員大將——杞子、楊孫、逢孫——住在鄭國，聽鄭國使用。其實這不過是監視鄭國的暗探罷了！誰知鄭君却大爲信任，不但言聽計從，並且請他們把守首都的北門，連城門鑰匙，都交給他們了！他們三人，見鄭君昏庸到這步田地，便暗暗商議，叫人帶信給秦穆公，請他趕緊出兵，玩一套裏應外合的把戲，獨吞鄭國。

秦穆公得信大喜，立刻派遣三員大將——西乞、白乙、

孟明——帶領十萬人馬，吩咐他們白晝躲着，晚上行軍，掩息旗鼓，悄悄地開進鄭國，乘他們毫不防備，佔領鄭國。三將奉令已畢，照着計劃進行，不多幾天，已到鄭國邊界——滑縣，看看天色將亮，便揀一處樹林，安頓下來，等晚上再說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賣牛的牛販子，名叫弦高，帶着牛羣和夥計們，由此地經過。

他看見前面不遠的地方，塵土飛揚，心中暗想：此時既沒有大風，又沒有人馬，那裏來的那些灰呢？「很是奇怪。又見樹林裏面，好像隱隱地藏着人馬，他更奇怪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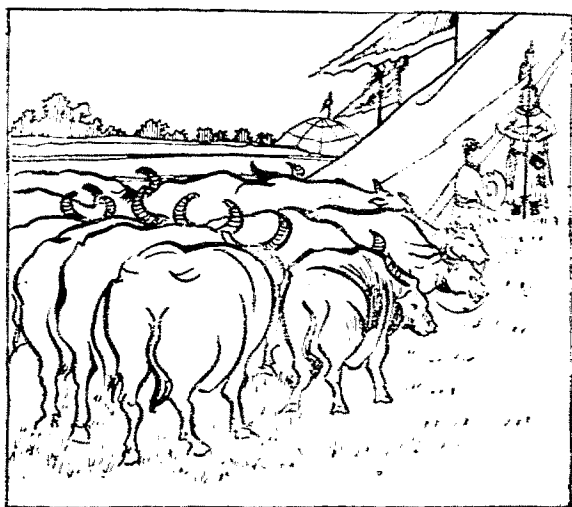
他想：「這是那一國的軍隊呢？如果說是秦兵吧，我們還新近講過和，該不至於又來尋事；如果是本國的兵馬吧，又何必在自己的國境裏，偷偷掩掩呢？」

想了半天，他道：「對了對了，秦國早已派三員大將，在我們國內，把守着北門，倘若他們預先約好，乘我們不加防備的時候，派兵進來，來一個裏應外合，那可不是玩的！」

想到這裏，他心裏十分憂慮起來，便對夥計們道：「今天我心中不舒服，不想趕路，且不如去找一個宿店，休息休息吧！」夥計們答應着，料理去了。

弦高走進店中，忽見一人，拱手叫道：「來的敢是弦高大哥嗎？好久不見了！」弦高聽得聲音很熟，不覺一怔，定神看時，却原來是多年不見的一位老同事。

弦高忙即走上前來，打過招呼，彼此談論了一會，正待要走，却不料那人不由分說一手把他拖住，至僻靜地方，用嘴就他耳邊輕輕的說道：「老大哥，你也該安排安排了，這個年頭，還做什麼生意？小弟今天聽說，秦國已經發兵了，要和住在貴國的秦將，取一致聯絡，向貴國進攻哩！」弦高當下大悟，但也沒有表示，告謝了那人，回到自己的房裏。



弦高牽牛犒秦師

弦高回到房裏以後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却怎麼辦呢？去阻止秦兵罷，我手無寸鐵；送信到本國去吧，路上得好幾天工夫。」想來想去，不能決定。最後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來：他先把秦國的毒計，詳細的寫了一封信，喊一個精壯的小夥計，騎着快馬，回國去報告政府。

同時他派上五六個老成點的夥計，去打聽秦兵究竟住在什麼地方？他又着人在自己牛羣裏，揀上十二隻肥牛，並且買上十罇子美酒。他又親自上街去，買上許多漂亮的衣服。這些事情都做好以後，去打聽秦軍住處的人們，也先後回來，向弦高報告明白，弦高便穿上新衣，叫衆人牽擔着牛、酒，大模大樣地，向秦營走去。

這時秦營裏的將士們，正在樹林裏閑談哩，這一個說：「我們的軍事行動，應該嚴守秘密才好！」那一個說：「可憐鄭國人，死在頭上，他們還沒有知道哩！」這個人說：「明天這個時候，保證可以佔領他們的京城了！」那

個人說：「我們滅了鄭國以後，少不得要升官了！」

正在談得高興的時候，忽然哨兵進來，報告道：「報告！營門外面，來了一位鄭國的使臣，名叫弦高，他說：奉了本國的使命，帶了牛、酒，前來犒軍！」

秦國的將士，聽了此話，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像這樣秘密的事情，怎樣被鄭國知道了呢？」

接着不久，哨兵又來報告道：「鄭國使臣，已在營門外面，要見主帥哩！」

秦將孟明這些人，本想不理會他，但仔細一想，如果不理會他，不是分明顯得自己胆虛理屈了嗎？便說：「請

他進來。」

一會兒，弦高進來了，他穿着極漂亮的衣服，大大方方地走進營門，他的那一班家人呢，却牽牛擔酒，立在門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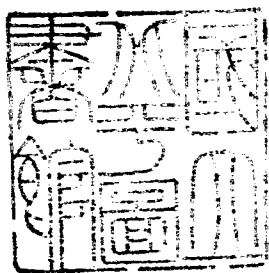
孟明見弦高進來，不由得不起來迎接，拱着手說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

弦高便開言道：「敝國元首，聽說貴軍開到，照理應該老早來歡迎的。可是貴軍行踪不定，而且進行得很急迫，所以喊小臣帶上極微的禮品，在此地迎候。將軍還需要什么物件，請當面吩咐，敝國都可以代辦。」

秦將聽了，面面相覷，忙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我們這次原是出來放哨，本不想驚動貴國的，現在既然承蒙貴國接待，我們已經非常感激了，我們今夜就要開拔歸隊的，沒有什麼東西欠缺了，千萬謝謝你們的元首，不要再費心吧！」弦高當即告辭出來，秦將送出口口。

待弦高去遠以後，他們各人，吐了吐舌頭道：「鄭國已經準備了，我們再跑過去，不是自投羅網嗎？」便撤兵回國。

這邊鄭國接到弦高的報告，忙令全國戒嚴。留在鄭國的三位秦將，看看風聲不對，也連夜逃跑了。」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非常時期
民衆叢書 第一集 近事 第二冊

牛販子却敵

實價國幣五分

編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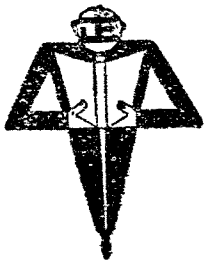
教育部民衆讀物
編審委員會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048)



KBC
G
246.8
.72

五
分